

重 庆 金 誉 印 刷 厂
CH002.1224.97年12月出厂
数 量 : 5 0 0 0 个
四川省邮电管理局监制
61重—00919406—5号普通信封

引发非凡动力

Mobil 美孚



前 言

这部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》是特为中央电大语言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编的。两年前，当中央电大第一届语文专业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时，我们编过一部《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》（中央电大出版社出版）。那时我们没有经验，以为一些著名的作品，如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、《阿Q正传》，赵树理的《小二黑结婚》、《李有才板话》等，一定很容易读到，再来印这些作品不但浪费纸张，也增加学生的经济负担。后来才知道上述这些作品，目前在许多地方还是很难找到的。即使有，因为数量有限，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。我们收到一些电大学生的来信，对那部《参考资料》未将指定的必读作品全部收入，表示不满。因此，现在我们重新选编了这部作品选，这里收入了电大学生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全部必读作品（长篇小说和多幕剧存目）。在确定选目时，曾参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》考试大纲，尽量使中央电大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的必读书，与自学考试大纲所规定的书目取得一致。现在这部选集中的作品，绝大多数也是自学考试规定的必读书。这样，这本选集不仅可供中央电大有关专业使用，也可供参加各省市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的同志们使用。

当然，中央电大过去出版的那一部《参考资料》，仍然有

其独立存在的价值。那里选了不少代表不同风格、流派，目前又不易读到的作品。喜爱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，而又希望扩大一点阅读面的人，如果时间允许，不妨把那部参考资料中的有关作品也读读。

目前，为了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，业余高等教育正在蓬勃发展。在发展过程中，难免存在一些问题。就语文专业而言，忽视阅读原著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。一个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，如果读过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极其有限，那么很难设想他能有较高的语文水平。世界上有的是没有上过大学的作家，却没有未曾读过大量名著的作家。我们的语文专业虽不以培养作家为宗旨，却有一个重要任务，就是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。衡量语文水平的高低，至少看两方面的情况。一是阅读能力，即对作品的思想鉴别能力、艺术感受能力、欣赏能力和分析能力。二是运用语言的能力，主要是写作能力。这些能力的培养、提高，都离不开大量的阅读。特别是要在阅读语言大师们的典范性作品中，接受语言艺术的熏陶，提高欣赏能力、分析能力。就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来说，不同时期作家创作的作品，是我们所面对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。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当然要读教材。但教材主要起提供线索的作用。更重要的任务是按照教材中的线索，在它的指导下自己去阅读有关的作品。一个学生如果能把一部教材从头到尾背下来，却很少甚至没有读过现代文学作品，那不能算学过了现代文学史。背诵教材的要点，考试可能得到高分。但不读作品，无论阅读能力或写作能力都上不去，结果还是低能。为要纠正高分低能的偏向，也要切切实实地抓好阅读作品这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

节。

现在我们编选、出版这部作品选，希望为大家阅读最低限度的现代文学作品提供一点方便。一些必读的长篇小说和多幕剧，因篇幅太大，只能存目，则还要靠大家自己设法借阅。走自学或业余学习的路，困难之多是有目共睹的。但困难并不是不可战胜的。与其怨天尤人，强调客观条件不好，不如奋起精神，与困难搏斗。那样，不但可能把不利因素压到最小程度，而且在与困难奋斗的过程中，人的思想意志也一定会得到磨练！

1985年5月

目 录

前 言	(1)
胡 适 乐观	(1)
鲁 迅 狂人日记	(3)
阿Q 正传	(13)
祝福	(51)
伤逝	(67)
春末闲谈	(87)
秋夜	(91)
现代史	(93)
青年与老子	(95)
郭沫若 凤凰涅槃	(97)
炉中煤	(108)
天上的市街	(109)
屈原(存目)	(110)
冰 心 超人	(111)
寄小读者(七)	(118)
湖畔儿语	(122)
先生在难中	(130)
.....	(150)
.....	(169)

	春风沉醉的晚上.....	(206)
张资平	木马.....	(222)
周作人	乌篷船.....	(239)
朱自清	荷塘月色.....	(242)
	背影.....	(244)
蒋光慈	哀中国.....	(247)
冯 至	帷幔.....	(250)
闻一多	忆菊.....	(258)
	死水.....	(261)
	洗衣歌.....	(262)
徐志摩	雪花的快乐.....	(265)
	再别康桥.....	(266)
李金发	律.....	(268)
丁西林	压迫.....	(269)
凌叔华	中秋晚.....	(287)
柔 石	为奴隶的母亲.....	(298)
丁 玲	莎菲女士的日记.....	(323)
	在医院中.....	(363)
	太阳照在桑干河上(存目).....	(385)
叶 紫	丰收.....	(386)
茅 盾	林家铺子.....	
	春蚕.....	
	白杨礼赞.....	
	子夜(存目).....	
老 舍	月牙儿.....	
	骆驼祥子(存目).....	

巴	金	家(存目).....	(530)
田	汉	名优之死.....	(531)
洪	深	五奎桥.....	(566)
曹	禺	雷雨(存目).....	(618)
		日出(存目).....	(618)

胡 适

乐 观

《每周评论》于8月30日被封禁，国内的报纸很多替我们抱不平的。我做这首诗谢谢他们。

一

“这棵大树很可恶，

他碍着我的路！

来！

快把它砍倒了，

把树根也掘去。——

哈哈！好了！”

二

大树被砍做柴烧，

树根不久也烂完了。

砍树的人很得意，

他觉得很平安了。

三

但是那树还有许多种子，——

很小的种子，裹在有刺的壳里，——

上面盖着枯叶，
叶上堆着白雪，
很小的东西，谁也不注意。

四

雪消了，
枯叶被春风吹跑了。
那有刺的壳都裂开了，
每个上面长出两瓣嫩叶，
笑眯眯的好象是说：
“我们又来了！”

五

过了许多年，
坝上田边，都是大树了。
辛苦的工人，在树下乘凉；
聪明的小鸟，在树上歌唱，——
那砍树的人到那里去了？

八年九月二十夜

（选自《尝试集》）

鲁 迅

狂 人 日 记

某君昆仲，今隐其名，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；分隔多年，消息渐阙。日前偶闻其一大病；适归故乡，迂道往访，则仅晤一人，言病者其弟也。劳君远道来视，然已早愈，赴某地候补矣。因大笑，出示日记二册，谓可见当日病状，不妨献诸旧友。持归阅一过，知所患盖“迫害狂”之类。语颇错杂无伦次，又多荒唐之言；亦不著月日，惟墨色字体不一，知非一时所书。间亦有略具联络者，今撮录一篇，以供医家研究。记中语误，一字不易；惟人名虽皆村人，不为世间所知，无关大体，亦悉易去。至于书名，则本人愈后所题，不复改也。七年四月二日识。

一

今天晚上，很好的月光。

我不见他，已是三十多年；今天见了，精神分外爽快。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，全是发昏；然而须十分小心。不然，那赵家的狗，何以看我两眼呢？

我怕得有理。

二

今天全没月光，我知道不妙。早上小心出门，赵贵翁的

眼色便怪：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还有七八个人，交头接耳的议论我，又怕我看见。一路上的人，都是如此。其中最凶的一个人，张着嘴，对我笑了一笑；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，晓得他们布置，都已妥当了。

我可不怕，仍旧走我的路。前面一伙小孩子，也在那里议论我；相色也同赵贵翁一样，脸色也都铁青。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，他也这样。忍不住大声说，“你告诉我！”他们可就跑了。

我想：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，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；只有廿年以前，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，踹了一脚，古久先生很不高兴。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，一定也听到风声，代抱不平；约定路上的人，同我作冤对。但是小孩子呢？那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出世，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，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这真教我怕，教我纳罕而且伤心。

我明白了。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！

三

晚上总是睡不着。凡事须得研究，才会明白。

他们——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，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，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，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；他们那时候的脸色，全没有昨天这么怕，也没这么凶。

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，打他儿子，嘴里说道，“老子呀！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！”他眼睛却看着我。我出了一惊，遮掩不住；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，便都哄笑起来。陈老五赶上前，硬把我拖回家中了。

拖我回家，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；他们的眼色，也

全同别人一样。进了书房，便反扣上门，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。这一件事，越教我猜不出底细。

前几天，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，对我大哥说，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，给大家打死了；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，用油煎炒了吃，可以壮壮胆子。我插了一句嘴，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。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，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。

想起来，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。

他们会吃人，就未必不会吃我。

你看那女人“咬你几口”的话，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，和前天佃户的话，明明是暗号。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，笑中全是刀。他们的牙齿，全是白厉厉的排着，这就是吃人的家伙。

照我自己想，虽然不是恶人，自从踹了古家的篱子，可就难说了。他们似乎别有心思，我全猜不出。况且他们一翻脸，便说人是恶人。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，无论怎样好人，翻他几句，他便打上几个圈；原谅坏人几句，他便说“翻天妙手，与众不同。”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，究竟怎样；况且是要吃的时候。

凡事总须研究，才会明白。古来时常吃人，我也还记得，可是不甚清楚。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“仁义道德”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“吃人”！

书上写着这许多字，佃户说了这许多话，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。

我也是人，他们想要吃我了！

四

早上，我静坐了一会。陈老五送进饭来，一碗菜，一碗蒸鱼；这鱼的眼睛，白而且硬，张着嘴，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。吃了几筷，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，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。

我说“老五，对大哥说，我闷得慌，想到园里走走。”老五不答应，走了；停一会，可就来开了门。

我也不动，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；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。果然！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，慢慢走来；他满眼凶光，怕我看出，只是低头向着地，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。大哥说，“今天你仿佛很好。”我说“是的。”大哥说，“今天请何先生来，给你诊一诊。”我说“可以！”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！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，揣一揣肥瘠；因这功劳，也分一片肉吃。我也不怕；虽然不吃人，胆子却比他们还壮。伸出两个拳头，看他如何下手。老头子坐着，闭了眼睛，摸了好一会，呆了好一会；便张开他鬼眼睛说，“不要乱想，静静的养几天，就好了。”

不要乱想，静静的养！养肥了，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；我有什么好处，怎么会“好了”？他们这群人，又想吃人，又是鬼鬼祟祟，想法子遮掩，不敢直捷下手，真要令我笑死，我忍不住，便放声大笑起来，十分快活。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，有的是义勇和正气；老头子和大哥，都失了色，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。

但是我有勇气，他们便越想吃我，沾光一点这勇气。老头子跨出门，走不多远，便低声对大哥说道，“赶紧吃罢！”大哥点点头。原来也有你！这一件大发现，虽似意外，也在

意中：合伙吃我的人，便是我的哥哥！

吃人的是我哥哥！

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我自己被人吃了，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五

这几天是退一步想：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，真是医生，也仍然是吃人的人。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“本草什么”上，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；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？

至于我家大哥，也毫不冤枉他。他对我讲书的时候，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；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，他便说不但该杀，还当食肉寝皮。我那时年纪还小，心跳了好半天。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，他也毫不奇怪，不住的点头。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。既然可以易子而食，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都吃得。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，也胡涂过去；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，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，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。

六

黑漆漆的，不知是日是夜。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。

狮子似的凶心，兔子的怯弱，狐狼的狡猾，……

七

我晓得他们的方法，直捷杀了，是不肯的，而且也不敢，怕有祸祟。所以他们大家联络，布满了罗网，逼我自戕。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，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，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。最好是解下腰带，挂在梁上，自己紧

紧勒死；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，又偿了心愿，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。否则惊吓忧愁死了，虽则略瘦，也还可以首肯几下。

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！——什么书上说，有一种东西，叫“海乙那”的，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；时常吃死肉，连极大的骨头，都细细嚼烂，咽下肚子去，想起来也教人害怕。“海乙那”是狼的亲眷，狼是狗的本家。前天赵家的狗，看我几眼，可看他也同谋，早已接洽。老头子眼看着地，岂能瞒得过我。

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，他也是人，何以毫不害怕，而且合伙吃我呢？还是历来惯了，不以为非呢？还是丧了良心，明知故犯呢？

我诅咒吃人的人，先从他起头；要劝转吃人的人，也先从他下手。

八

其实这种道理，到了现在，他们也该早已懂得，……

忽然来了一个人；年纪不过二十左右，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，满面笑容，对我点头，他的笑也不象真笑。我便问他，“吃人的事，对么？”他仍然笑着说，“不是荒年，怎么会吃人。”我立刻就晓得，他也是一伙，喜欢吃人的；便自勇气百倍，偏要问他。

“对么？”

“这等事问他什么。你真会……说笑话。……今天天气很好。”

天气是好，月色也很亮了。可是我要问你，“对么？”

他不以为然了。含含糊糊的答道，“不……”

“不对？他们何以竟吃！”

“没有的事……”

“没有的事？狼子村现吃；还有书上都写着，通红斩新！”

他便变了脸，铁一般青。睁着眼说，“也许有的，这是从来如此……”

“从来如此，便对么？”

“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；总之你不该说，你说便是你错！”

我直跳起来，张开眼，这人便不见了。上身出了一大片汗。他的年纪，比我大哥小得远，居然也是一伙；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。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；所以连小孩子，也都恶狠狠的看我。

九

自己想吃人，又怕被别人吃了，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，面面相觑。……

去了这心思，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，何等舒服。这只是一条门槛，一个关头。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，都结成一伙，互相劝勉，互相牵掣，死也不肯跨这一步。

十

大清早，去寻我大哥；他立在堂门外看天，我便走到他背后，拦住门，格外沉静，格外和气的对他说，

“大哥，我有话告诉你。”

“你说就是，”他赶紧回过脸来，点点头。

“我只有几句话，可是说不出来。大哥，大约当初野蛮的人，都吃过一点人。后来因为心思不同，有的不吃人了，一味要好，便变了人，变了真的人。有的却还吃，——也同虫子一样，有的变了鱼鸟猴子，一直变到人。有的不要好，至今还是虫子。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，何等惭愧。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，还差得很远很远。

易牙蒸了他儿子，给桀纣吃，还是一直从前的事。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，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；从易牙的儿子，一直吃到徐锡林；从徐锡林，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。去年城里杀了犯人，还有一个生痲病的人，用馒头蘸着血舐。

他们要吃我，你一个人，原也无法可想；然而又何必入伙。吃人的人，什么事做不出；他们会吃我，也会吃你，一伙里面，也会自吃。但只要转一步，只要立刻改了，也就人人太平。虽然从来如此，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，说是不能！大哥，我相信你能说，前天佃户要减租，你说过不能。”

当初，他还只是冷笑，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，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，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。大门外立着一伙人，赵贵翁和他的狗，也在里面，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。有的是看不出面貌，似乎用布蒙着；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，抿着嘴笑。我认识他们是一伙，都是吃人的人。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，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，应该吃的；一种是知道不该吃，可是仍然要吃，又怕别人说破他，所以听了我的话，越发气愤不过，可是抿着嘴冷笑。